

## ◎南頓北漸第七

【時祖師居曹溪寶林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，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而學者莫知宗趣。師謂眾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】

當六祖大師駐錫在曹溪寶林寺時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（今湖北省當陽縣）。這兩位大師的法緣都非常殊勝，一般人稱為「南能北秀」，南面是能大師，北面是秀大師，於是就形成南北兩宗，就是頓與漸的區分。兩位大師都是出自弘忍大師的門下，可是南北分化之後，學者對於宗旨就很難辨別。六祖告訴大眾說：「法，本來只有一宗，而是人有南北。法，只有一種，有人明心見性見得早，有人見得遲。頓超、漸修與法門也沒有關係，而是修學的人根性有利鈍不同，於是才有所謂頓超與漸修。」這樣一說明，南北兩宗的宗旨實在是沒有區別。

【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：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秀曰：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！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，無滯於此，可往曹溪參決。】

可是神秀大師的門人，往往譏諷能大師不識字，既然是一個字都不認識，他有什麼長處？神秀大師也知道徒眾當中有這種情形，於是他召集徒眾，開示說：「六祖能大師，他得的是無師智」，無師智的意思是說，不必老師開導，自己大徹大悟，「他深悟上乘，我自己不如惠能大師。何況自己的老師，五祖，親自將衣法傳授給

能大師。從這樁事情來看，五祖難道不認識人嗎？我們若承認五祖是一代大德，他所傳的人一定不會有差錯。我自己恨不能遠去親近能大師，在此地虛受國家的恩德。」神秀大師受武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的禮遇，在京師一帶弘法利生，當時稱為國師。他有這樣的因緣，不能到南方去親近六祖。這是很真誠的話，並不是謙虛。於是，他就勉勵門人：「你們如果有機緣，不要留在此地，可以到曹溪六祖大師的會下去參決。」就是去參請、決定自己的悟處。不但這樣開示，他還有行動表現。

【乃命門人志誠曰：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。汝若聞法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祖師告眾曰：今有盜法之人，潛在此會。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師曰：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對曰：不是。師曰：何得不是？對曰：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】

有一天，他對學生志誠禪師說：「你很聰明，也有智慧，你可以替我到曹溪去聽法。你要是有悟處，應當盡心記取，回來之後說給我聽。」這就是自己不能去，派一個聰明伶俐的徒弟到曹溪去受教。志誠禪師就稟承秀大師的命令到曹溪。到了之後，沒有事先向六祖報告自己的來歷，就隨著大眾一起聽法。這時六祖上堂說法，告訴大眾：「今天有人來盜法，潛伏在我們這個法會中。」聽法一定先要拜老師，沒拜老師，偷偷的來聽法，這就叫盜法。志誠禪師一聽這個話，當然知道六祖指的就是自己。於是他從大眾當中出來，禮拜六祖，把神秀大師派遣他到曹溪來聽法的經過情形向六祖報告。六祖說：「你是從玉泉寺來的，那應該是奸細。到這兒來盜法的是奸細。」志誠禪師答覆說：「不是的。」六祖說：「為何不是？」他說：「我沒有說明，可以算是奸細。我現在統統都說出來，說出來當然就不是了。」六祖這些話說得非常風趣，同時也是告訴

我們，正式接受佛法，必須要具足禮節威儀，有正式拜師的禮節，這是不可以缺少的。

【師曰：汝師若為示眾？對曰：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師曰：住心觀靜，是病非禪。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】

六祖問他：「你的老師平常怎麼教導你們？」志誠禪師說：「他常指導教誨大眾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。」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云：「住無住處即住。不住一切處，即是住無住處。不住一切處者，不住善惡、有無、內外、中間，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，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，即是不住一切處。」不住一切處才是真正的住處，學佛的人功夫能提到這個境界，這才叫「無住生心」。佛法的修學，尤其是高級的佛法，像六祖所接引的大眾都是上上乘的根性，所開導的皆是一乘大法，所謂是圓頓法門，這樣的法門真正可以說是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」，因此「住心觀靜」當然有問題，而「長坐不臥」就是俗話所說的「不倒單」，這種修行方法不一定能見性；圓頓的教學，主要是明心見性。六祖說：「住心觀靜，是病不是禪。」從真如本性上說，真性本自不動，哪裡還有靜？有靜當然就有動，換句話說，這是對待之法，用現在術語來說，是相對的，相對的就不是真實的。佛法講的定，一定要超出動靜之外，這才算是真正的定。真性本來是光明遍照的，本來是不垢不淨的，何觀之有？所以大師指出，這是病，不是禪。

這是說明當時秀大師門下，一般都是偏重在住心觀靜的毛病，並不是說住心觀靜不好，因為住心觀靜對初學的人來說，確實是很有一點作用。你要是執著在住心觀靜，就變成毛病。因為佛法是對治我們眾生毛病習氣，用這個方法來對治，方法就好比是藥一樣，藥到病除之後，藥也不要了，這才是正確的。秀大師門下執持著藥不肯捨棄，這就變成禪病。六祖這樣的開示，是以另一種藥來除他

執著的病，並不是除他的方法；「住心觀靜」是一種方法，執著就是病。可見，六祖是打破志誠禪師，也就是秀大師門下有一部分人的執著，去除他的病。「長坐拘身」，拘是拘束；「於理何益」，「理」就是明心見性。一天到晚盤腿打坐，於明心見性並沒有利益。

【聽吾偈曰：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。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。】

這首偈並不是反對打坐。禪宗教學的目標，主要是要教人當下明心見性，一悟即到佛的境界，何必在這具臭皮囊上勉強建立一些功課？長坐不臥就是禪堂裡的功課，實在是沒有必要。譬如，六祖當年在黃梅八個月，他是每天在碓坊砍柴舂米，做一些粗重的工作。黃梅的禪堂，他一天也沒坐過，沒有到那裡去盤腿打坐；法堂，他也沒有去聽過一次開示，而五祖就把衣鉢傳給他。可見，形式上的功課並不很重要。對於煩惱粗重的人，開始用這些方法來約束他，所謂「因戒生定，因定開慧」，是用這個方法。但是，對於根性利的人，或者曾經在禪堂已經參學有相當長的時間，對於這樣的人，不必要再受約束，再受約束那就錯了。換句話說，他的妄想心已經在禪堂裡磨鍊得差不多，這時，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要超出，他才能大徹大悟。若還是執著禪堂這些老功課不放，就障礙明心見性，障礙悟門，所以大師在此地才有這一番的開示。

圭峰大師說：「息妄是要息我執之妄，修心要修妄念的心。」如果我們能把我執、妄想止息住，與佛的境界就不遠。當我們還做不到時，可以用禪宗的這些方法，凝心住心，專注在一個境界上。譬如，我們淨土宗念佛，念佛就是住心觀靜的方法。我們將心住在西方的境界上，住在這句「阿彌陀佛」的境界上，這個方法是「以一念止一切妄念」。但是，到你心地清淨時，你不能執著這個方法

，執著這個方法就變成病，你就不能得一心不亂。若要想證得一心不亂，心清淨時，法門也要捨棄。這個捨棄，不是叫你不念佛，這又錯了，又變成執著。念佛而不執著，我們常說的三輪體空，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」，一天到晚佛號不間斷，雖不間斷，這裡面不執著有能念的我相，也不執著有所念的佛號的相，所謂是「能所雙亡」。這樣，一心的境界自然現前，與此地所講的理論沒有兩樣。

【志誠再拜，曰：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，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】

志誠禪師聽了六祖這番開示之後，恍然大悟。這個悟，不是偶然。志誠在秀大師會下是一位聰明、有根基之人，秀大師派他到曹溪來參學，可見他是秀大師非常器重的一個弟子。志誠禪師說：「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。」今天在曹溪開悟了，這是有過去九年的基礎，如果沒有以往九年在禪堂「住心觀靜，長坐不臥」的基礎，到曹溪來也開不了悟，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，可見秀大師的教學並沒有白教。『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』。「和尚」是親教師。何以有這麼密切的稱呼？因為在六祖大師言下開悟的，六祖就是他的親教師。「便契本心」是明心見性。